

试析文学作品鉴赏中不可忽视的边缘词

程佳妮

(陕西省韩城市文化馆 陕西 韩城 715400)

[摘要] 本文从文学鉴赏的角度出发,对有关文学作品中各类边缘词的运用及边缘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展开了探讨,以期能够为广大读者的汉语文学作品阅读与鉴赏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文学作品; 鉴赏; 边缘词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7.221

引言

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往往都习惯于通过对词语含义及相关应用技巧的分析,准确判断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实现对作品的有效鉴赏,对边缘词的关注则相对较少。然而在实际上,文学作品中的边缘词虽然看似对句意影响较小,但却同样与作者情感思想表达有着密切联系,能够在文学作品鉴赏中发挥出不可忽视的作用,而针对文学作品鉴赏中的边缘词运用展开具体探究,自然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副词类边缘词作状语

在汉语语法规则中,副词是指完整句子中能够明确行为、状态特征的词语,多表示时间、地点、程度、频率等,具有很强的修饰性,通常会被用作状语,以修饰句子中的动词或部分形容词^[1]。从文学作品鉴赏的角度来看,副词作状语在各类文学作品中的应用十分普遍,虽然仅属于句子中的边缘词,但由于这类词汇的存在能够使事物某方面特征得到明确,而句子中事物的特征往往又与作者个人情感、思想直接相关,因此通过对副词作状语的边缘词的分析与感知,同样能够把握到作者在思想情感表达方面的很多细节,进而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学作品赏析。

例如在阅读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时,人们通常都会将比较关注词中“小楼”“东风”“雕栏玉砌”“春水”等作为意象的词语,但却很容易忽略“小楼昨夜又东风”一句中“又”字的巧妙运用,并使自身对词作的赏析出现缺失。从作品的创作背景来看,由于作者李煜在创作此词时早已投降归宋、远离金陵(南唐都城),整篇词作都是为了表达自身对故国的无限思念以及沛然莫御的愁思,因此词的开篇处就发出了对世事变迁、往事已矣的慨叹,之后则继以实景描写(小楼昨夜又东风),达到借景抒情的目的,句中的“小楼”“东风”等意象虽然看似平常,与前句间的关系也并不大,但“又”字的存在却使整句得到了升华,成功将作者所表达的情感推向高潮,并使读者产生情感共鸣。“小楼昨夜又东风”一句中的“又”字有着“再一次”的意思,暗示自己所居住的小楼之前也曾有东风吹过,带来春天的消息(东风指春风),结合作品的创作背景及相关历史知识则可以判断,这“又”一次吹来的东风,实际上是身处故国都城时吹过的春风相对应,当时东风吹过有着故乡安逸生活的气息,此时东风

再次吹过,自身境遇却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此对比怎能不让人心生哀愁,即便是并未亲身经历的读者,也难免会被李煜的情绪所感染,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出这些鉴赏结论,则恰恰是由于对词作中“又”字这一作定语的副词类边缘词进行了深入分析。

二、名词类边缘词作定语

名词作为汉语中实词的一种,是指表示人或事物的各种名称,具体包括时间、处所、方位、物体等,在句子中作定语使用时,往往都是用于对代词或另一名词的特征进行修饰,明确表示其性质、数量或领属^[2]。而从文学鉴赏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中名词作定语的运用,则通常可以看做是作者对自身某方面情感的委婉表达,如果能够结合上下文深入分析句子中作定语的名词类边缘词,并将作者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明确下来,那么就可以准确感知到作者潜藏于文字中的情感,为文学作品的深层次鉴赏提供重要支持。

例如在《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这篇文章中,作者臧克家以“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一句作为全文结尾,对闻一多先生言行高度统一的品格进行了评价与赞美,不仅能够让读者对闻一多先生形象形成具体、深刻的印象,同时还将自身对于闻一多先生的敬佩之情充分表达出来。从语法上来看,“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一句中的“口”与“行”,表面上分别是指嘴这一人体器官以及行动、行为,均属于名词,在句子中则是作为定语,用于对“巨人”“高标”进行修饰,根据上文则可以将其延伸理解为“语言”(思想)、“行动”,与标题的“说”与“做”分别对应。由于作者在前文中讲述了闻一多先生为了革命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因此在结尾处分别从“口”与“行”两方面对其作出评价,实际上为了进一步强调闻一多先生的革命精神,即群众大会上勇于指责反动派无耻行径以及生死关头走在游行示威队伍最前方,同时向读者传达大家在语言(思想)和行为上都应该向闻一多先生学习的文章中心思想,如果读者未能考虑到边缘词运用上的这一细节,那么就很难理解作者在结尾处的用意。

由此可见,在文学作品鉴赏中,通过对作为定语出现的名词类边缘词进行分析,读者往往能够捕捉到文章中体现作者创作意图及思想表达的各种细节,而以此些细节为切入点,则可以对文学作品展开更加全面、深入、细致的鉴赏。

三、形容词类边缘词作定语

汉语中形容词作为表示事物性质、状态、属性、特征的一类词语，通常用于对名词、代词进行修饰，同样可以在句子中作定语使用，并成为有关文学作品中体现作者思想情感的载体，与名词作定语在效果上比较类似^[3]。

例如在《我爱这土地》首现代诗中，诗人艾青用不仅构造了“土地”“河流”“风”“黎明”“鸟”等多种意象用以表达情感，同时还运用“悲愤”“激怒”“（无比）温柔”“嘶哑”等形容词对意象进行了修饰，以凸显全诗一以贯之的忧郁感情特色，并实现对情绪、氛围的有效渲染，拉近诗中意象与现实世界间的联系。在诗的开篇处，艾青通过“假如我是一只鸟”的假设，引入了“鸟”这一代指自身的意象，并通过后句“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阐明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目标，句子中的形容词“嘶哑”作为“喉咙”的定语，不仅为诗句增添了忧郁的情感色彩，同时也通过对“鸟”的修饰，将自身境遇及坚定信念准确表达出来：作为一只能够鸣叫于天上（面向整个社会发出声音）的“鸟”，即便在之前的生命中已经歌唱至声音嘶哑，但这样的困难却并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与初衷，无论身处于怎样的境地，未来都会继续歌唱，始终保持对身下这片土地（国家）的热爱，而“嘶哑”一词本身，则正是对作者坚定信念、无限热爱之情的最深刻体现。在之后的诗句中，艾青开始，借助“土地”“河流”“风”等意象，对当时整个国家的状态进行描述，并将忧郁、悲伤的情感继续贯彻下去。结合诗作的创作背景（该诗创作于1938年，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爆发不到一年）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将诗人看做是一只飞翔在天空中的鸟，那么这只鸟身下“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无疑是日寇铁蹄下中华大地以及亿万中国人民的最真实写照。哪怕国家与人民正饱受着侵略者的摧残，却依然能够坚强地将悲愤、怒火转化为力量，始终坚持与侵略者进行斗争。诗句中的“悲愤”“激怒”等形容词，不仅是对战争中华儿女情感、意志的形容，同时也体现了诗人将始终与同胞站在一起、抵抗侵略者的信念和目标。另外，艾青虽然对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有着深刻认知，但却并未因此而感到绝望，反而坚信中国人民能够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这一诗句，正是其对于胜利即将到来的判断与期望，而作为“黎明”这一意象定语的“（无比）温柔”，则是对战争后生活无限美好的暗喻。

从这些形容词类边缘词的运用案例可以看出，形容词的修饰性特点使其在文学作品中往往会成为情感、气氛的载体，或是连接意象与现实世界的重要纽带，如果能够准确理解形容词类边缘词的含义，并结合文学作品创作背景等信息，对词语作定语的用法展开具体分析，那么就能够判断出意象所代指的事

物，理解作者想要借助意象表达出的情感与思想，这对于文学作品鉴赏同样能够起到很大帮助。

四、儿化韵边缘词运用

汉语中的儿化韵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在进行口语表达时，因做出卷舌动作而使个别字的韵母发生音变，在普通话及北方方言中十分常见，存在儿化韵的词语则通常被称儿化词^[4]。一般来说，由于儿化词属于韵母发声音变的词汇，因此多用于口语表达，但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作者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的创作目的，有时同样会对儿化词进行运用，而通过对儿化韵边缘词运用的分析，则能够对作者的创作目的做出判断^[5]。以名著《红楼梦》为例，小说中儿化词的出现虽然十分频繁，但曹雪芹使用这些儿化词的目的却有着明显差异，儿化词本身的功能也不尽相同。如第三十一回出现的“麝月道：‘这是怎么说，拿我的东西开心儿？’”这一段中，“开心儿”作为儿化词是应用于人物的对话中，主要是为了增强对话的口语色彩，使麝月所说的话能够显得更加真实，将读者吸引到对话情境中来；第三回出现的“方欲拜见时，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接人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这一段中，对于“心肝儿”这一儿化词的运用，主要是为了体现出贾母对林黛玉的喜爱；而在第三十回出现的“这么个小瓶儿，能有多少？”这一句中，儿化词“小瓶儿”作为名词，则是为了凸显出瓶子的细小。另外，特指细小事物的儿化词在小说中十分常见，这一方面是为了让读者对事物形成直观印象，准确把握事物细小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是想要通过对大量细小事物的描述，侧面体现出书中贵族阶层人物在生活上的精致。

结束语

总而言之，文学作品中的边缘词运用虽然比较复杂，但只要能够熟悉作定语名词、作定语形容词、作状语副词、儿化词等各种边缘词的特征，并根据上下文内容及文学作品年创作背景，对这些边缘词的用法进行准确判断，就可以轻松捕捉到作者情感思想表达、创作意图等方面的细节，进而为深层次的文学作品鉴赏提供重要支持。

参考文献

- [1] 闫跃. 副词作名词的用法[J]. 高中生学习(学法指导), 2016(10): 52-53.
- [2] 刘春丽. 由性状名词引发的对汉语词类划分标准的思考[J]. 学术交流, 2014(5): 164-168.
- [3] 武晓玲指导. 甘衬红花的形容词和副词[J]. 今日中学生, 2021(21): 6.
- [4] 李晨曦. 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儿化词语研究[D].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1.
- [5] 黄灵燕. 官话的儿化韵母的基础音系和儿化词的构词法[J]. 语言研究, 2019, 39(04): 78-88.